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集解卷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賓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周易玩辭集解卷十

翰林院編修查愼行撰

下繫傳

此篇章數諸儒亦不同周氏莊氏並分九章注疏依之劉瓛分十二章歐陽石經亦然本義依之今遵本義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李衆一曰此章雖有象爻辭變其實為繫辭發端愚竊按八卦者三畫之八卦重者六畫之八卦剛柔相推言六十四卦繫辭言六十四卦卦辭三百八十四爻爻辭八卦成列伏羲雖未有象而卦象之象已在其中因而重之伏羲雖未分爻而六爻之位已在其中剛柔相推只就陰陽相錯而卦爻之變已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只就每卦每爻而命以辭此時尚未動而動之象已在其中連說在中見學易者不必外求玩夫子語意如此胡雲峯以八卦為先天横圖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横圖夫子所未言不敢信也愚又按重卦之義不獨三畫之上所加三畫也或以一卦為主而七卦遞加于其上或八卦各自為主而上者復下下者復上總是重卦先儒言重卦者不同司馬遷揚雄皇甫謐以為自文王始鄭康成淳于俊以為神農王弼虞翻孔穎達陸德明以為伏羲竊意十二章自庖犧氏說起可見伏羲既畫八卦便重為六

十四卦時已易結繩為書契便有卦名淮南子云伏羲為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此確證也説統曰剛柔相推借注以揲蓍所值之剛柔言故以變為卦爻之變看來此章並无揲蓍字只是指卦爻見在説為是至若本章三個動字俱屬人事本義獨以為占者當動之爻破碎甚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愚按吉凶二句承上動在其中來寂然不動非但无凶悔吝抑且无吉動則吉一而凶悔吝三皆從此生剛柔四句承上變在其中來剛柔各有定體陰多陽少則以剛為主陽多陰少則以柔為主故曰立本變通就立本中相推處見剛變而通于柔柔變而通于剛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本立于未動之先而時

趣于方動之隙吉凶悔吝之辭亦各因時而繫耳虛中莊曰變通或主蓍策上說不知卦爻有自然之變通而非蓍策所能與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去聲

愚按上文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未曾說吉凶之道理故此節提出貞勝二字見得吉凶本于一理吉凶不並立若相制相克者然不曰趨避而曰貞勝猶人定勝天云爾禍福之來豈可逆料天下固有理當吉而反凶者究竟凶不勝吉非貞之求勝乎凶而邪自不能勝正也本義謂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似非確解愚又竊按貞字乃一部易經之會首卦爻辭或言利貞可貞永貞或言貞吉或言

貞凶惟以貞為主所謂常勝之道也此其道自有造化以來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貞觀貞明者皆是也貞者何貞夫一而已一字對動字說天下之動雖變化无窮而要歸于一一者何即下文所謂易簡也先儒或牽入虞廷精一孔門一貫與此似无交涉上繫傳于吉凶悔吝无咎言之詳矣獨未及貞字故于此首發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愚竊謂上文只說得個一不曾說一是何義此復申明之乾得之為易坤得之為簡乾坤兩也惟得一故易簡乾坤之示人何其確然隤然彰

明顯露乎爻者效此象者像此兩此字即指一而言六爻皆出于一畫萬象不外乎奇偶是之謂貞夫一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內外二義舊解不甚明了王介甫云內隱而外顯程沙隨曰爻象動于易書之內吉凶見乎易書之外愚竊按此節當依本義從蓍卦說爲是爻象動于蓍卦之內吉凶便見于蓍卦之外內外二字似當專指爻凡占者有本爻有變爻本爻爲內變爻爲外動則變猶未知所變之何卦則吉凶不在本爻而見乎變爻故曰動乎內而見乎外下文云見乎變則功業因變而見吉凶皆所以成大業也聖人繫辭不徒言吉言

凶而諄諄于利貞使人玩其辭而一歸于正此吉凶與民同患之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本義今本作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胡雲峯曰上繫首章言乾始坤成說歸易簡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之易坤之簡說出天地大生之德得乾坤易簡之理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行天地大生之德在聖人不可无大寶之位而位守不同位乎天地之中人所同也而聖人能守之大寶曰位聖人所獨也而天地實賴之鄭氏曰聚斂有經費出有法強豪无所肆其兼幷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于象魏讀法于鄉黨著之誥命布之典册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偽行者有罰有以率其

怠倦有以勸其强梗此之謂禁民爲非皆此義也李衷一曰此節係于情見乎辭之下分明見辭所繫之重○愚按此六句與本章意不甚相貫養民生禁民非似以起下章之義庖犧以下皆得位之聖人罔罟耒耜以下皆聖人理財之事先儒或謂此節當連下章讀今從本義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愚竊按此章似專爲繫辭而發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王昭素謂地字上應有天字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愚按朱子謂伏羲因河圖而作易攷于此節但引王昭素云俯仰遠近所取不一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却將經文于是始作八卦一句輕輕畧過蔡虛齋有云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全在此章河圖不出易亦須作蓋以傳有明文不可顯背也伏羲于未畫卦之先窮觀極察俯仰遠近賁多少擬議將天地人物之理一齊融會貫通于胸中然後形為一畫遞加而成八卦神明之德于是乎通萬物之情于是乎類夫子于畫卦之由說得如此分明的確則因圖作易之說固不待辨而知其非矣郭鵬海曰以十三卦言之具道變神化制器尚象而不滯于象則所謂通神明之德也人情欲興利而為之興欲除害而為之除人情厭質而文明以賁之人情滋偽而書契以信之所謂類萬物之情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愚按自此以下皆承上文畫卦說制器尚象之事卦未畫象在卦先聖人取象以畫卦卦既畫則象在卦中聖人制器又若取卦以為象者自包犧至堯舜其間制器之事多矣略取十三卦以見易道之大精粗畢具雖竭數聖人之耳目心思制作總不越此民以食為先上古不但不知粒食且未知肉食罔罟創自包犧乃獲肉食之利佃以取鳥獸漁以取魚鼈尚書所謂鮮食也爾雅翼云太昊觀蜘蛛而結網取諸離者兩目相麗而虚其中也蓋者夫子擬議之辭若云古人制其器合于今日某卦之理由後以推蓋取此象耳或取諸卦象或取諸卦義會其大意可也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此尚書所謂粒食也教自神農始耜者耒之首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者耜之柄屈木之直而為之古未用鐵故皆以木上巽下動之象取諸益益以興利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先儒謂為市亦始于包犧氏時愚按周禮地官三市日昃朝夕獨无日中為市之文大抵上古之民嗜慾未開交易而退日一市而已後來逐末者多難拘日中之限矣蓋取諸噬嗑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注疏既云黄帝即云堯舜者畧舉五帝之始終則少皡顓頊帝嚳在其中矣陳明卿曰堯學天歷象日月星辰是也舜學地封山肇州濬川是也蓋取乾坤以此愚按此節以通其變二句為主世運至五帝古今一大變局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故以變通神化言之通其變者患至而為之備事至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要使民不倦而已神而化之者凡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圖成化而泯其迹則人皆以為便而非驚世駭俗之舉要使民宜之而已不窮則不可變窮者人情之所厭也故曰窮則變不通則不能變通者人情之所便也故曰變則通制作之便于民者雖萬世不可易故曰通則久凡此者不能先天而強為不能後天而不為非一人所能為亦非一時之所

可為皆天運之自然聖人後天而奉天時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自黄帝至堯舜皆无為而治者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上曰衣下曰裳取天尊地卑之義是禮教的影子焦弱侯曰制器尚象凡十三卦獨乾坤合而不分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泰取衣裳離而為二上下判隔失古意矣今徐川畄紫多衣統裳上下相連猶是古法愚按舜典以五采彰施于五服蓋衣裳之制至是而大備君臣父子之倫升降揖遜之節禮義風俗之美皆于是乎出不獨辨貴賤之等威已也故曰天下治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刳者剖而虛其中剡者削而銳其首舟楫之利所以濟不通絕流横渡是也又所以致遠涉江浮河是也

自是而屬意本義謂致遠以利天下疑衍似不必從取諸渙者木在水上乘木舟虛此象之最顯者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謂上動下悅程子云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亦隨之義也李氏曰舟楫因植物之性而川通水馬因動物之性而途通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司馬君實曰豫怠惰之意擊柝所以儆怠惰也愚又謂詩不敢暴虎注徒搏曰暴豫中爻互坎為盜所謂暴客者亦不過徒手攘物而已取諸豫有備无患之義豫之為卦二陰在前重門之象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三陰安于內悅豫之象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耒耜耨耨之始杵臼脫粟之始本義以其象為下止上動則似頤而非小過矣不若云上震為木杵象下艮為土臼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以絲為弦也古未用鐵為兵器者矢鏃亦以削木為之威天下因其睽乖而不服也姚承菴曰弧矢凶器也曷以利言威暴所以仁其良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蔡節齋曰棟屋脊木宇椽也愚按周禮棟尊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以隤下為宇故云上棟下宇大壯與大過同是四陽文王卦象于大卦取棟象彼以本末弱而橈此以陽盛而壯宫室之象不取橈取壯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張南軒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于此而過无害也都聖與曰棺槨所以養生送死寧過于厚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取大過之義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結繩者以繩結兩頭中斷之各持其一以為他日對驗者也書契二字有別世本云倉頡作書謂以刀筆畫簡為文字所謂六書是也契者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予者執左取者操右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是也百官以此而可治萬民以此而可察蓋器用利便則巧偽漸生故終之書契取諸夬者明決之義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張彥陵曰民生之初與禽獸无異天生聖人使民別于禽獸而已網罟所以制禽獸也衣裳所以異于禽獸也飽食煖衣之後人欲横流詐偽百出則與禽獸何異書契之作不欲人相欺相詐甘與禽獸同歸也

右第二章

此章首節言伏羲畫卦之由以下十三節言歷聖制器尚象之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指伏羲畫卦是故二字承上章說來聖人經世濟民之業皆取諸卦象易之為象可知矣郤子曰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无體鄭孩如曰象與形不同形則確定象則依稀影響如鏡中花水中月皆是也蘇子瞻曰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惟以似者告之愚又按象即一奇二偶也一以像陽之實二以像陰之虛三十二陽卦像陽息而陰消三十二陰卦像陰息而陽消易不可見而假象以像之莊子所謂以有象者象无象者而定矣

彖者材也

此指文王彖辭蘇氏易傳曰孔子所謂彖者謂卦辭如乾元亨利貞是也材與才同韓康伯曰彖言成卦

之材以統卦義朱漢上曰卦有剛柔才也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程傳言卦材本義言卦德胡雲峯曰材者象之質其義一也龔括蒼曰像者體也以上下言材者用也以內外言上節言易之成卦如此此句言卦之成德如此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此指周公爻辭本義效效也愚竊謂效者呈露之意有一爻即有一爻之變天下之動不可勝窮周公于每爻之下繫之以辭而其象顯然呈露所謂六爻之義易以貢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句通結上文伏羲畫卦只是取象吉凶悔吝之理未嘗明言也至文王繫象辭以像一卦之象周公繫

爻辭以像一爻之象吉凶從此而生悔吝從此而著象中之像始發露无餘矣俞玉潤曰吉凶在事已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原其始吉凶生于悔吝要其終悔吝著而為吉凶也

右第三章

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以見象之无所不該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愚按震坎艮皆自乾來雖多陰而為陽卦巽離兊皆是坤來雖多陽而為陰卦止就六子三畫卦而言也若從重卦推之除乾坤純陰純陽外其他凡一陰之卦皆多陽一陽之卦皆多陰二陰二陽皆然不獨六

子也又除泰否二卦三陰三陽外凡四陰之卦則陰多陽少四陽之卦則陽多陰少五陰五陽之卦亦然與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兩句不盡合故注疏但據六子以論陰陽也既謂之陽卦則宜多陽而反多陰既謂之陰卦則宜多陰而反多陽者因陽畫奇而陰畫偶故也陽之一畫曰奇陰之二畫只當陽之一畫曰偶一陰對一陽不論畫數多寡也本義云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其意以陽卦陽一畫陰四畫也陰卦陽二畫陰二畫也如此說則下文當云陽一君而四民陰二君而二民與陰卦多陽不合矣蓋朱子求諸畫數故云爾所以私記云本義以五畫四畫解奇偶非也伏羲畫卦只是以奇為陽偶為陰何曾把偶分作二畫看邪王輔嗣謂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謂之君陰卦二陽故偶謂之君數語得之愚又按奇偶二字前此未嘗並舉至此方以奇偶分屬陰陽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章從奇偶中看出德行來德行即卦德卦材一即奇之陽畫二即偶之陰畫君者成卦之主也陽為卦主則陰為民震坎艮皆一君而二民是為君子之道所以陽卦多陰陰為卦主則陽為民巽離兌皆二君而一民是為小人之道所以陰卦多陽說統曰君子小人惟謂在世道上說困學記曰此章文義宜曰一民二君以對一君二民而曰二君一民者以君為重扶陽之義也論卦則陰陽迭相為主論分則君民斷不可少以見卦畫不是粗迹乃宇宙間辨名定分之書愚又按宋史奸臣傳論曰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即此義也

右第四章

此章言八卦始于奇偶而隂陽君民君子小人之道多判于二畫中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王陽明曰夫子釋咸九四爻義初不言心如何感應只言日月寒暑尺蠖龍蛇使人自求而得之上際下蟠明如日月寒如四時微如尺蠖幽如龍蛇極極妙用現前所謂神化在此不是以心去安排思索出來

竊据此詳說之夫子開口一句直說天下何思何慮先打破憧憧朋從多少无益之用心同歸而殊塗以理之在天下者言一致而百慮以理之在人心者言要在同處一處看出殊與百來不要從殊處百處轉到同與一上去四句中連說三個天下見人心之憧憧往來无非馳騖于天下耳不知天下空空洞洞何處容我思慮我亦何以思慮爲哉以下又從往來二字推到天地間凡一往一來往者屈而來者信皆出感應之自然以造化言之日月之生明寒暑之成歲此往來也以物理言之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

以存身此往來也以吾學言之精義入神用力于內乃所以致用于外利用安身求利于外乃所以崇德于內只是如此做去雖到窮神知化地位莫非盛德所自致夫豈憧憧思慮之所及故曰未之或知自首至尾一百三十餘言總發明何思何慮四字之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石經作蒺）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愚按夫子于困六三小象但言乘剛不祥此說到名辱身危甚且死期將至三百八十四爻不祥莫有甚於此者張横渠云六三之凶多由非所據而據來用辱皆其自取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也先儒謂以下

十爻皆利用安身之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來矣鮮曰此孔子别發一意與解悖不同愚竊謂解上小象取解悖之義今段復申明之非别發一意也射隼者必弓勁矢强持滿而發發无不中若縱隼而不悖是養奸矣君子之藏器于身也如射者之韜鋒欲彀人莫能窺其待時而動也如射者之合矢發機人莫能拒括守從弓矢上來是箭來受弦處不括者

无結礙之謂出發矢也有獲即去小人而解悖也末句釋无不利之義器已成矣復待時而動豈有不利者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鄭孩如曰此節時解只就小人說須說出聖人使民遠罪意方得愚按在卦象初上皆用刑之人此引爻辭則為受刑之人天下可恥者莫如不仁小人則不知恥可畏者莫如不義小人則不知畏必刑以動之而後向善曰勸者勸其為仁為義也威以制之而後去惡曰懲者懲其不仁不義也小以懲于前大以誡

于後方不至于罪大而不可解蓋小人之心不知有仁義惟知有禍福故曰小人之福所謂利以勸之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孔穎達曰禍萌而後悔者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為上九矣惡掩而小人有別初可與為惡可與為善猶不失為中人上則怙終不悛者從來君子小人无一蹴而至者君子之成名由于積善小人之滅身由于積惡其始皆從小善小惡起小善弗為遂至惡積小惡弗去遂至罪大到得不可掩不可解時小人雖欲免于刑禍其可得歟故曰何校滅耳凶熊言善惡者以見感應之理无往不存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程子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愚竊按上三句謂造化无權下三句謂天命可畏安危以身言存亡治亂以國家言識危于安慮亡于存憂亂于治皆精義以後事歸重在身安上未有身不安而能保國家者否九五爻辭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義如此一說上三句為自恃久安長治故名危亡之禍其義亦可但安保字義終說不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力小石經作力少

項平甫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少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復責以不能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耳愚又謂薄小少三字乃覆餗所謂不及也不自安于不及而自以為有德有知有力

此聖人所深惡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

漢書吉字下有凶字

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

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注疏前云精義入神故此明知幾入神之事知幾之人知其始又知其終故曰神神楊誠齋曰知幾最微而盡于不諂瀆諂瀆者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胎能絕諂瀆之端乃見幾之最先者也愚謂諂瀆之弊但知有現在不顧其後寧獨其先君子非以知幾而不諂瀆只自盡其上交下交之道而先幾之哲即在其中矣天下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既至而顯然道理亦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吉凶之介已分于此非君子孰能見于幾先乎三百八十四爻獨于豫六二發介石不終日之義蓋處豫之境最易溺人非堅者不能自守非靜者不能見幾明決石者至堅至靜之物也介而如石寧俟終日然後見幾而作乎蓋凡事之理從微而至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君子知剛于柔知彰于微故其見幾而作為人望所屬

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殆危也庶幾言近道也張彦陵曰庶幾二字承上知幾來愚按上節言吉凶之幾此言善不善之幾周子所謂幾善惡也顏子未必无不善但未嘗不知既知之則未嘗復行此不貳過之學也殆字似不作危字解乃夫子推許之辭他人或不知或知之而復行惟顏子于幾微之間纔動便覺纔覺便改所以不遠復而自不至于悔也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從此出聶雙江云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爐點雪語雖近禪却自明快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愚按天地以氣化言化之統體在損則乾坤之交也男女以形化言化之支分在損則兌艮之交也絪縕與氤氲同本義釋醇字謂厚而凝愚竊謂醇旁從酉似是醞釀之義天地交而萬物俱受醞釀之氣男女交而萬物方成生育之形從卦變看來損本是泰變其未成卦也下乾為天上坤為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即天地絪縕之象其既成卦也上坤變艮為少男下乾變兌為少女即男女搆精之象夫子于損六三言三則疑此言致一具義互相發明蓋泰之變損內外俱在第三爻故借三人以明之三人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而得其友亦兩也兩則對三則雜一則專獨陰

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男女皆由兩以致一者也此大化感應自然之理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周易舉正與作輔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姚承菴曰君子一身全是以理為主而養之有素修者修之于平日也到得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處自行无不得矣故曰全易學曰從井不可以救從手不可以援安其身而後動也乘怒不可戰人乘喜不可譽人易其心而後語也未信不可以勞民不悅不可使犯難定其交而後求也全字無人已說郭鵬海曰

事不順理悍然必行為危以動不情之言自覺愧恐而強人從我為懼以語恩意未孚驟使輸財供役為无交而求恩按三者皆恒道也反是則為立心勿恒矣

愚又按通章歷引卦爻以首節為主借咸四爻以明屈伸往來感應之理君子以之修身外而致用內而崇德其道盡于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其妙極于窮神知化適還其何思何慮之天而已自此至末義不外前段中困三鼎四不能安身者也解上利用之事也噬嗑初上善惡之感應也否三安身之事也豫二入神之效也復初損三精義之功也益上失感應之道者也以无心之感始以立心勿恒終聖人以易垂教深切著明如此學易之君子可不觀象玩辭隨時隨事深加體察哉

右第五章

愚按黄氏日抄自第三章至此合為一章今從本義分而為三此章雜引十卦十一爻亦如上

繫第八章　擬議之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黄氏日抄云自此以下本義亦畧矣張南軒蔡節齋之解多分曉王氏之解亦足以輔之愚又竊取前後諸儒之説不專于三家也前云一闔一闢乾坤分界故曰户此則乾坤並舉故曰門前言易之緼六十四卦皆包括于二畫之中此言易之門六十四卦皆從二畫中出陽畫奇陰畫偶乾坤亦有形質而為物矣以二物之德言則陰陽合以二物之體言則剛柔分人知剛屬陽柔屬陰不知陽合于陰乃成剛體陰合

于陽乃成柔體體者卦體也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撰者事也以卦象言天地之撰于此體以卦德言神明之德于此通體者效法之義通者發揮之義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愚按稱名乃卦爻中取象之名如卦言物類而取于繇言事變而取于爻可謂雜矣然所言者未嘗踰于陰陽剛柔之外也但稽考其稱引之類如髙宗帝乙箕子皆非上古之人如伏莽來塒戕鬼張弧棼次喪僕等辭皆非上古醇朴之象故曰衰世之意衰世正指殷之末世文周于卦爻之象不得不雜引其類其意以為不如是不足盡人情物態之變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

本義云而微顯當作微顯而闡而之而亦疑有訛蔡爾瞻曰彰往所以察來故著而字往來有顯有幽故再著而字彰察微顯不外名物言辭故更著而字據此三個而字多有着落似无訛蔡虛齋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于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于民之故而覺知未來之事吳草廬曰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于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事所以闡其幽張南軒曰行健為乾之類當其名也名既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順之類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蘇子瞻曰道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為不足而取物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為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蔡節齋曰開為事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

類辨物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王荊公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卦具當言卦具正以開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成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可斷必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又一說開字與前合字相應陰陽合而卦畫以成陰陽合而卦爻以繫開者分也名以分陰陽而當物以分陰陽而辨言以分陰陽而正辭以分陰陽而斷備字即指彰往察來以下八項言此標種發揮皆備于卦爻之內聖人所以教天下者更无餘事矣愚按本義云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蓋指此節也敬采先儒諸解以補之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說統曰其稱名也小六句與雜而不越相應因貳二句與衰世之意相應胡雲峯曰稱名雖小而取類于陰陽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其言雖委曲而皆中于理易豈高遠之書哉其事雖陳列而實本于至隱易豈淺近之書哉上古之時惟有易書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疑至于後世不得不因民之疑而明之以辭矣黃氏曰樸云因貳以濟民行二句亦晰蒙所不解者也蔡節齋云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物以濟其善行明告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愚謂天下之動貞夫一天下之疑生于貳吉凶未定則民心之疑由是而生聖人因其心中迷惑莫知適從之際以卦爻斷之曰如是則為得而報之以吉如是則為失而報之以凶要以濟民之行歩而已報應之說人皆闢為異端不知一念初萌陰陽已判而吉凶之報隨之人不深于易理故諱言報應耳書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坤文言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天人之際若是其不爽也學易者可不明其所以然

乎

愚按此章說者多糾纒先天後天謂首節是伏羲之易二節是文周之易三四節總承先天後天惟胡雲峯云此章專論卦名看章中三個名字當名稱名俱指卦爻中事物之名言彰往一節雖指卦爻辭辭亦稱名所繫之辭末節總承上二節因貳二字承稱名之雜說末句乃所以扶衰世之運而反于淳古也

右第六章

此章言乾坤為六十四卦所從出其究无非所以斷疑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先儒有謂此一節當在前章之末中古與衰世相應不必連下九卦憂即憂悔吝之憂患即吉凶與民同患之患非專指文王與紂之事也今從本義屬第七章愚按注疏九卦無卦爻辭本義謂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係彖辭易道復興以易之興專指彖辭以三陳九卦為文王處憂患之事愈玉吾曰九卦之兩體多取坤與巽兌蓋坤順巽入兌悅皆善處憂患而不怨天尤人者也謙下艮上坤復下震上坤取坤順者二履下兌上乾損下兌上艮困下坎上兌取兌悅者三恒下巽上震益下震上巽井下巽上坎巽上下皆巽取巽入者四獨于離无取蓋處憂患之中貴內含不貴外露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

巽德之制也

胡雲峯曰夫子偶于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无非易也愚按九卦乃修德之事時時當如此不必憂患人人當如此不必文王人之高視濶步者只為基趾未立履則脚踏實地如墻之有基人之矜己傲物者只為胸无執持謙則卑以自牧如器之有柄凡人頭出頭沒只是萌蘖受傷復則善端自長如木之有本日月一至未足以言仁故德以恒而固忿慾未懲不足以言勇故德以損而修欲速助長不足以言養故德以益而裕一身久歷險阻天人之界自明與人共處艱處真偽之情莫適困所以為德之辨也淵涵而有本則靜深之體已立把注而不窮則澤物之功以成井所以為德之地也入情則細微必析隨時處置而咸宜入理則毫髮无疑遇事當幾而立斷巽所以為

德之制也此一節言九卦之德又按朱子與呂東萊論九卦之次序陸象山一一剖析之二公嘆服詳見象山集中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先儒謂此節贊九卦之體愚按事之近情者易流先王緣情制禮和之中却有自然之品節一毫增減不得故曰履和而至凡人自卑則品愈尊自晦則道益光故曰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即下所云自知也一念之微炯然在中而百體從令何辨如之本義謂陽微而不亂于羣陰則以陽為小矣似非確解恒雜

而不厭本義謂處雜而常德不厭語亦難曉竊按恆者久于其道也心不移于境是以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謂初時勝私甚難迨損之又損漸漸覺不費力本義所云熟極則易也益長裕而不設謂德能潤身自然心廣體胖不假設施本義所云充長而不造也窮與道相反者也困則身困而心自亨故曰窮而通井以養人為義井在此而養在彼故曰居其所而遷度量于輕重而纖毫不失變通于神明而形迹不彰巽入故曰稱巽伏故曰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先儒謂此節言九卦之用愚按九個以字從每卦大象來大象所未盡者于此又各出一義可見易理无

窮欲人沈潛觀玩故反覆言之前云辨上下定民志以嚴而定分此以和而行遜前云稱物平施以不自滿假之心待人此以不敢上人之心制禮前以閑闕與天下共養其靜此以自知還一己獨覺之天前云不易方以不變者為恆此云一德以不息者為恆前云懲窒以損為先己之功此云遠害以損為全身之道前云遷善改過以進德為益此云興利以修業為益前以致命盡處困之道此以寡怨堅處困之心前以勞勸收井之功此以辨義法井之德所謂不照于流水而照于止水也前以巽行事所行乃事之常此以巽行權所權乃事之變所謂隨時變化而量度以取中也

先儒或以九卦合陽數朱子謂讀經不必如此困學記有云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偶拈此九卦指點若復添一卦或更少一卦亦无不可可謂善于讀易者矣

右第七章

三陳九卦皆就卦名發卦德卦用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楊誠齋曰人之于易如水之于魚魚不可離于水人不可遠于易君臣父子動靜語默取舍進退无非易也本義謂遠猶忘也愚竊謂不可遠者不可須臾離也屢遷二字是一章綱領下文變動周流无常相易上下出入內外總發明屢遷之義變動者卦爻也六虛者六位也初二三四五上為位必配以九六而後成爻剛柔之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曰虛變動與居對九六之變動不居者由具周流六虛也魏隺山曰

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總而言之畫即為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為位爻之變者又為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為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參同契云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此用九用六之道也愚又按上下剛柔其說有二一指反對卦言如水雷屯山水蒙之類一指互易卦言如天澤履澤天夬之類其為无常相易則同也典要者一例拘執之謂易之爻位有以陽居陽而吉者又有凶者有以陰居陰而吉者又有凶者有有應而吉者有有應而凶者難以一例拘執故曰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惟趨于變而已末二句總括上文言易道之屢遷如此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謂未詳疑有脫誤竊采諸家之說以解之內下卦外上卦出入以反對看卦有內外爻有出入出者自內而外入者自外而內卦之體兩相反則爻亦變故有于彼于此吉凶互異者如行有无妄之眚反則為天衢之亨時有豐亨之遇反則為羇旅之凶又如訟剛來而得中則得中又得正需不正而但得中漸之二五皆當位歸妹皆不當位之類聖人之繫辭當出者出當入者入皆以一定之法度立于內外之間使人玩辭而惕然知懼不獨懼本卦且當懼變卦懼者憂患也明其可憂又明其所以當憂之故明其可患又明其所以當患之故雖欲不懼得乎蘇子瞻曰卦所以有內外爻所以有出入者為之造憂患之端使知懼也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矣遠師保去父母而不敢忘畏者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此

解尤覺明快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黄氏日抄云晦菴曰上文既云不可為典要下文又云既有典常都不可曉恐上文言易道之變遷故云不可為典要主在易而言未定者也下文言人能率卦爻之辭而揆度其情所向之方主在人而言已定者也張彥陵曰易以屢遷為道則不可為典要者似乎不可捉摸不知辭正所以闡其變人第當因其辭以揆道之所向凡所謂相易无常者皆有一定之成法其屢遷處正其典常處不是兩件愚又謂此節言用易者其初由卦爻之辭而揆之于道一卦有一卦之義一爻有一爻之義所云不可為典要者則既有典常矣下既字對上初字說典常即在變中看出惟變所適是其常道也夫至變之中而有經常不變之道苟非道方之人未免拘于方道豈可虛行哉末二句與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義同先儒或以其

人為崇尚虛无之人似與道不虛行語氣不符

右第八章

此章專言易道之變而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在人神而明之耳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本義質為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惟其時物而已胡雲峯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愚又謂始終者卦體也原之要之者卦象也文王之象具其辭簡故曰質六爻剛柔迭用所以云雜一爻有一爻之時一時有一時之物周公各因其時各辨其物而繫之以辭非若卦之止言大畧惟其時之

不同而其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而潛見飛躍之不同者時也漸之取鴻一物也干磐陸木之不同者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說統曰此象上節原始要終來易知難知就後人觀易說下二句明所以易知難知之故愚又謂初上以卦畫言初擬卒成以繫辭言本末猶前言始終一畫初立宜剛宜柔皆未可知必俟中爻之是非定而初之是非乃定故難知上則就中爻之是非決之而已故易知聖人繫辭時亦有難易如乾之初九謂其陽也擬之以龍謂其初也擬之以潛費多少斟酌故曰擬至上九則卦終在飛躍之後直謂之亢龍无用擬議故曰卒成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朱子云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左氏亦時舉此義看來此說亦不可廢愚按此節承上文六爻相雜來雜物即相雜之時物也撰德者或剛或柔或中或正于時物之中撰而列之也德既列則有得失有利害有吉凶是非不可以不辨此非初上兩爻所能盡須合中四爻看所謂互卦也如屯卦下震在物爲雷在德爲健上坎在物爲水在德爲險自二至四互坤則雜物爲地撰德爲順矣自三至五互艮則雜物爲山撰德爲止矣蓋以初上兩爻合之中四爻而是非之義始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黄氏曰抄云晦菴云噫不得說一個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氏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為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可以知其是與非也聖人所以嘆之曰噫愚又按以上言卦爻之義備矣夫子贊易至此忽發嘆曰約而言之易卦卦中各具存亡吉凶之理即其居者可知矣居謂爻位不待觀其動也更約而言之則觀文王之象辭思過半矣并无待觀于爻辭也所要者愈約所見者愈精聖人深契易道之妙如此韓康伯曰象者舉立象之旨該中爻之義一以貫之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胡雲峯曰雜物撰德辨言中爻之互體此則分論中爻之本體二與四異位也以其皆陰故同功遠近對五而言郭鵬海曰以位言則二與四皆臣也臣不宜偪君四以近五故多懼以功言則二與四皆柔也柔本不宜遠而二以得中故无咎而多譽參錯互見之辭歸震川曰知所謂近則知二四之不同者位知所謂柔中則知二四之不同者不在位而在德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節末二句先儒詮解多不甚明晰愚竊以意解之三與五異位也以其皆陽故同功貴指五賤指三等者等級也凡爻九居三則剛而不中六居三則柔不當位三之等賤所以多凶豈其以柔居之而危以剛

居之而勝耶末二句專發明三多凶之故若五則不然以九居五則為剛中得正以六居五則為柔中居尊五之等貴所以多功也亦前後參錯之辭

又按中爻之說注疏與本義不同孔疏分內外卦以二五為中爻後儒除初上兩爻以二三四五為中爻愚竊謂正體則二為內卦之中五為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為內卦之中四為外卦之中今合六十四卦爻辭觀之惟復卦六四一爻益卦三四兩爻則以三四為中其他言中者多在二五不取互卦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為陳侯筮遇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風行于土上山也杜元凱注云自二之五有艮象此用互卦占易之證凡卦爻中所取之象求之二體而不得者求諸互體往往有合所以云非中爻不備但互卦去初上兩爻故初上无定位下文二三四五皆一定之位也看來遠近貴賤皆對五言則所謂中

爻者仍當以二五為主互卦雖從後儒推衍而出亦有足以發明卦爻辭之義者故無取之又按京房易積數云二三四為互體三四五為約象與諸家不同先儒言互卦者又只用中四爻互兩卦而已吳草廬則推互卦所成為十六卦皆隔八而得縮四而下復合十六卦互體只成乾坤既未四卦以明易卦始終亦宋以前諸家所未言者

右第九章

此章專論卦爻示人以觀六爻之法其意通乎中四爻而所主則尤在二五以其居一體之中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才石經作材

說統曰通章廣大悉備句提綱首節是論卦之六位次節是論爻之六位愚竊謂此章專贊準卦廣大者統體渾淪悉備者條理詳密可見易之為書无所不有天道地道人道三畫中已具三個有字是夫子反覆觀象而知三畫之必無而用六者以此故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者才也不重則陰陽孤而无偶必無兩而為六天地人各有陰陽然後其道全而不偏分六畫看上二畫天也中二畫人也下二畫地也合六畫看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複言六者非他不是贅語聖人把畫作道看以明畫卦之指歸道當如是也項安世曰言其道之至謂之三極言其質之定謂之三才或云靜而能動曰極以主宰言獨而能無曰才以作用言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蘇紫溪曰此節見三才之道无所不有而易之書无所不備吳草廬曰三畫不謂之爻既有六畫而爻見焉爻交也以交而變也愚按道字承上文來等者爻位也物者陰陽也雜者交錯也陰陽交錯猶玄黄相間而文見焉文字對前章質字說前言卦之體故曰質此言爻之用故曰文孔疏以文不當為不當于理本義云爻不當位蓋謂以陰居陰以陽居陽為當位陰居陽位陽居陰位為不當吉凶之占從當位不當位而生也愚又細玩六十四卦亦有不盡然者如屯之初九當位而吉九五雖當位而凶蒙之六三不當位而凶六五雖不當位而吉此處所云吉凶只在文不當中未指辭蓋本章是贊爻畫非贊爻辭也不當

二字要活看猶云不能皆當也
兼當與不當說于經旨始合

或問必陰陽相錯乃謂之文然則乾坤重卦純陽純陰于交錯之義何居按程子曰卦之變皆自乾坤來朱子亦云效乾坤之變化而生六爻愚又謂純卦中各有三才之道則六爻自有陰陽如初九陽居陽位九二陽居陰位之類便是相錯之象非必內外二體交錯也

右第十章

上章析論文辭
此章統論文畫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

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李彭山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興當紂之事正處憂患而作易也愚又按夫子原易之作則指伏羲原易之興則專屬文王而不及周公前言易興于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章承憂患說來葢文王當殷之末世所遇之時乃危時所處之地乃危地故玩其卦象往往多儆惕之辭此辭字專指彖辭危非一已之憂患乃憂紂之傾危也猶冀其轉危而為安故云危者使平此周之所以為盛德也知其危則危者可使之平不知其危而以為易則可使之傾此其道自一身推之家國天下无物不然故曰甚大懼以終始易懼之也如朝乾夕惕之義不特文王一生與憂患相終始其要使天下後世皆知免咎之道在危懼之中危者文王演易之時懼者文王演易之心二字乃一章眉目易而曰道中

有挽回之方不欲人誘之于數也○周用齋曰常人始于憂辛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為難而以終為貴不曰懼以始終而曰終始欲人慎終如始也○張彦陵曰无邪者詩之教无咎者易之教其旨同也无咎二字是千聖涉世之心法懼之一字是千聖寡過之心法

右第十一章

此章發明文王演易之本旨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本義侯之二字衍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說統曰此以健順二字發明易簡之理即在人身其意重在知險阻上表聖人作易之深衷也愚竊按上傳首章言乾坤易簡之德下傳末章言乾坤之所以易簡由于至健至順也阻險二字從上文憂患危懼說來乾之德健則遇險亦易故曰恒易坤之德順則遇阻亦簡故曰恒簡易簡中本无險阻也險阻之境皆人心所自造在我既无荆棘世上那有坎坷即有之正爾不須逆億自然先覺知險知阻皆從易簡中來所以衆人遇險阻則心苦而易簡者道理融洽能說諸心衆人遇險阻則慮棼而易簡者臨事精詳能研諸慮直使天下之吉凶由此而定天下之亹亹由此而成自能字起直貫到者字住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非至健至順其孰能之

愚按本義侯之二字衍文其說本于王弼蔡節齋徑去侯之二字而以悅諸心研諸慮並言黄氏日抄云

古本原有此二字讀者自以義理而讀之可也竟刪去二字不可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余德新云變化二句不假象占者也象事二句求諸象占者也愚竊謂四句不宜兩分說變化云為乃從險阻推開說即下文吉事象事占事是也變化云為事非一端豈但知險阻而已哉于吉事則知有祥于象事則知制器于占事則知未來皆易簡中自然之理惟悅心研慮者方知之耳即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張彥陵曰此節指主卜筮說然照下象告情言看當指作易說愚按說作易則卜筮亦在其中上言易簡

之德无所不知此承上文言易簡之所以能无不知者豈有他哉自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萬象森然天地之能畢效于聖人之前聖人因之作易體乾坤之德以成具能人為之謀于明鬼為之謀于幽下至百姓之愚與能于日用飲食之際健順之德行乎此而能事畢矣以卜筮言之古人亦未有廢人事而專聽命于鬼神者舜傳位于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亦皆先人謀後鬼謀而百姓與能者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爻彖謂卦辭愚按此節言聖人成能之事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伏羲六十四卦只以象告未有辭也至文周繫辭而爻彖之情出焉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又曰利貞者性情也是爻彖

皆以情言情不出象之外但上古即象而知其情後世必言之而情始見此非聖人之情乃象爻中自具之情也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彖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居者位也對下變動言與第九章居可知義同謂不待動而吉凶之理已著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說統此節吉凶以情遷句最重愚又謂變動句承上彖字來吉凶句承上爻字來卦體本以變化而成象辭多以利言者如乾坤屯蒙之類亦有以不利言者如訟否剝无妄之類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之

據遂爻之情以處事故有在彖為主爻而在本爻則凶者如頤六三震九四之類則吉凶又與彖與而以情遷矣利亦自情而生彖亦有情爻亦有利互文也愛惡相攻以下乃吉凶以情遷之事遠近者六爻之位也愛惡情偽相攻相取相感相得者六爻之情也吉凶悔吝利害者六爻之占也爻有應有比應者遠而比者近皆宜相得者也今只據近比者言以其愛惡情偽吉凶悔吝利害之情尤易見也情之不相得者謂近不相取惡相攻偽相感則近相取愛相攻情相感者為情相得可知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咎无吝可知言近者之不相得則遠而不相應者可知夫子所已言者半所未言者半在讀者參互體會之耳張元岵曰情莫切于愛惡遠近者所居之地情偽者愛惡中之變態攻者欲入而中之也取者欲得而致之也感者有所觸動也凡人之情愛之極非獨近相取且遠而相取矣取而不得則

惡惡則情偽起情偽一起則將有不可言者故曰利害生原其初止愛惡之念為之胚胎故以愛惡始以情偽終而遠近則中間往來之路大抵易之情既不相得遠之猶可近之必凶利之猶可害之即未至于凶亦悔且吝又曰凡人之情有愛惡遠近情偽也惟近不得則惡而不愛偽而不情感通絕而相攻之釁生矣故曰凶或害之悔且吝夫近亦適逢之會何故將尤若此哉地偪則嫌易生習久則情易厭逼則釁而相忌日進前而不御古來如此其奈之何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注疏謂易中有此六種之辭愚竊以為不然易之道以辭顯聖人之情以辭盡前聖人繫辭以斷吉凶從

之人玩辭以知趨避大傳二十四章贊辭之用不一至末又從人情險阻中舉此六種之辭謂人之情因辭而翻胡雲峯所云使人由易以知言是也自天地設位以下皆用卜筮而知者此六句不用卜筮而知者將叛者曰與心背故慚疑者言多兩岐故枝蹤人心粗氣浮口不擇言故多誣善者毀人毀而失實故游失守者自敗道辭必窮故屈惟吉人之辭寡言必有中易簡故也事從易簡為吉事言從易簡為吉人

余德新曰上傳以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為吉下傳亦言德行而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吉人辭寡具然成之次纍李衷一曰世上風波无如言惟吉人之辭可居具善餘皆不善之言皆能趣釁生災君子之寡言亦遠險阻之大作用也

桂敬承曰通章以易簡二字提綱知險知阻正是易簡中自具之靈明悅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

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以下反覆發明情遷之義葢情即險阻之情吉人之辭寡即易簡之理但天下吉人恒少其餘五種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遷无非教人從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李衷一曰此下繫之卒章也可與乾坤成列章參看首章為聖人之命辭言故先言吉凶曰貞一曰義白聖人之情皆易簡也法易簡于天地此聖人成能之事也末章為聖人教人玩辭言故先言易簡曰知器知來曰情遷皆吉凶也知吉凶于險阻此百姓與能之事也

經繹曰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雖然隤然貞一為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又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進而本諸天也二傳

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者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成焉反而約之身也

右第十二章

此章自夫乾至百姓與能易簡之能事已盡八卦以象告至末又發明象爻之情辭而終以人情之險阻

說卦傳

愚按隋書經籍志序秦焚書周易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呂東萊家塾論云至後漢荀爽集解乃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韓康伯說卦乃止一篇而別出序雜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愚按前言伏羲畫卦之由故直云仰觀俯察此論作卦之後故先言生蓍後言立卦生爻生蓍者天地也用蓍者聖人也天地能生蓍而不能用蓍若非聖人幽贊于神明則與凡草木俱腐爾贊字即中庸贊化育之義猶云助也聖人因河圖之中數用蓍以行之如下文參天兩地之數非謂先有蓍而後作易也本義因史記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叢生滿百莖以擇生蓍之義黄氏日抄云此章正言聖人用蓍恐未必説到蓍未生前聖人贊化而致蓍生之事孔疏謂聖人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策卦之法程子云生蓍者用蓍以求卦非生出蓍而後畫卦是已説文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参天兩地而倚數

先儒于此句多從揲數説但參兩之義訓釋各不同馬氏王氏謂天得三位一三五也地得二位二四也鄭氏云天地之數備于五十乃參之以天兩之以地以倚託大衍之數五十天三載地二覆欲極其數庶得吉凶之審也孔氏云揲蓍所得取奇于天取偶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張氏云不以一目奇者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義故天舉其多地舉其少蘇氏云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數止于五自五以往皆相因而成者也楊龜山云參之為九兩之為六王魯齋云數由一起天開于子其體圓而虛地闢于丑參于天中其數為二故曰參天兩地今合而論之要不出河圖中五數而已聖人觀圖而布策自一至五五行之生數也參天兩地合而成五居圖之中乃五行之發端天三位參之則三三得

九是為老陽地二位兩之則二三得六是為老陰著數倚之以起倚者依也此立卦生爻之本從此推之過揲之數四九三十六三個十二也四六二十四兩個十二也均之為十二參之則三個兩之則兩個矣再推而為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乃三個七十二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乃兩個七十二也總上下二篇之策乾六千九百十二乃三個二千三百四也坤四千六百八乃兩個二千三百四也此皆河圖生數自然之妙若夫七八亦乾坤之策但二五為七三四為七是一地一天故不得謂之參兩一三四為八一二五為八是一地二天亦不得謂之參兩矣說統云按河圖天地之數一三五謂天數三積之而為九二四為地數兩積之而為六聖人本圖數制著分揲掛扐之法行而七八九六之數倚此而起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圖三圖四之說却是朱子另外添來其實與圖數无預愚竊按朱子之說本于周髀算

經數之法出于方圓注云圓徑一而圍三方徑一而圍四本義引此脫去兩徑字而添三各一奇四合二偶云云似屬強為牽合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本義謂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愚竊按立卦生爻非謂作易乃揲蓍所得之卦爻也自天生蓍圖數顯具為數也自具陰陽之變其為變也自有剛柔之爻聖人倚數以觀變而立卦用九六以發揮剛柔而生爻于蓍卦之德因其自然而不參以已見是為和順于道德于卦爻之義處之各得其條理是為理于義窮理者窮其變也盡性者盡其變也至于命則變而不知其所以變矣困學記曰和順道德統言一卦之體理

于義分言六爻之用和順是渾融之語未必能理于義故中間着一而字至命全在窮盡處得力是一串事故中間着一以字張南軒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可不作矣惟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蓍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為不知義命者設也

愚按程子云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不可以言窮言盡只是至于命而已横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是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胡敬齋云程張所論不同朱子于或問論之詳矣然亦各據自己分上說程得之易故其言快張得之難故由經歷次第上說以上云云多是言學易工夫又推著求卦之本領

右第一章

此章專贊聖人用蓍之妙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前章言用蓍此章言畫卦先儒或云序次當在幽贊生蓍之前蓋先畫卦而後有蓍數也今按夫子語氣乃承前章末句說來故云將以順性命之理序次故不紊也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總是一理然所謂性命之理即陰陽剛柔仁義是也順者自然而然无勉强安排之意陰陽剛柔文王周公所未言夫子于

每卦彖傳或言陰陽或言剛柔皆以陽剛屬天道陰柔屬地道至此乃錯舉之天道亦有陰陽地道亦有剛柔立者何立此陰陽剛柔之體也立之者誰畫卦之聖人也韓康伯注以氣言陰陽以形言剛柔孔疏以形為陰陽以氣為剛柔其說相反韓注得之陰陽剛柔夫子言之亦屢矣此則以仁義為人道以配天地觀三個與字見彼此相為用不可舉一而廢一也三才之道非兩不立伏羲畫卦時兼而兩之分而迭用之无非順性命之理六畫者卦之體也六位者爻之用也卦兼上下二體故曰成卦爻則九六互用故曰成章先儒多以分陰分陽屬卦畫迭用柔剛屬爻位其實六位既成陰陽剛柔便間雜而成章似不必更為分析前段言陰陽剛柔仁義後段不言仁義以見用天地之道者在人此正兼三為兩處

右第二章

此章明文位自然之理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先天後天之說本于邵康節本義于此引之所謂先天之學也愚竊按朱子答王子合書云康節以乾南坤北為伏羲八卦大概近于傅會又答王樞云八卦圓圖其所列方位皆无所祖述蓋讀定位四語而想像為之者觀此則朱子似亦以邵說為未當頗于此節乃專主邵說以為伏羲先天圖八卦方位也夫八卦方位夫子于帝出乎震一章明言之今先天圖方位易置乃與聖言不合楊龜山于先天之說闕而不論蓋有所疑也黃氏日抄力辨其非今詳繹之云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易易取其象于卦為乾坤譬之父母實主乎一家而居尊者也山澤通氣者一高一下水脈灌輸而其氣相通

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于卦為艮兌雷風相薄者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相薄薄之為言偪也易取其象于卦為震巽水火不相射者一寒一暑宜若相息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易取其象于卦為坎離凡六者皆天地之氣為之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于父母者也此章擇八卦之義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外此而他為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為先天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為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也者水也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經未嘗明言其為南北也何以知此為先天之卦位耶康節既移乾坤于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未嘗言艮為西北兌為東南也何所攷而指為先

天之卦位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于西北遂移震于東北而移巽于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未嘗言震為東北巽為西南也何所攷而指此為先天卦位耶康節既移坎離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于正東移坎于正西曰此取易之水火相射也然南方為離北方為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于經未嘗明言離為東方之卦坎為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攷而指為先天卦位耶易畫于伏羲演于文周繫于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康節特托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言易者也晦菴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康節之說而言之若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及有疑于文周孔子之易及有疑于伊川之易傳且有疑于易經此章八卦之位未必盡當時

之真也蓋易所言者道也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賢于文王孔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不從不可以數學而反疑易學也

竊謂此一節只就卦象對待說天地間无一非對待之象故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兑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天地合德而定位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相助而相薄漢書天文志氣往迫之為薄水火相為用而不相射皆造化一定之理天地之上文相錯即山澤下文相錯即雷風中文相錯即水火一氣周流毫无間隔可以此卦錯諸彼卦可以彼卦錯諸此卦絶不費安排布置豈若先天圖之說先有乾而後生兑先有兑而後生離先有震巽坎艮而後生坤耶今據所謂先天圓推之南與北對東與西對東北與西南對西北與東南對一陰對一陽二陰對二陽三陰對三陽爻爻相錯相錯之象不待互易而在對待其所列八卦

方位只就三畫看與經文亦可配合而康節乃以八卦為三畫卦以八卦卦之上各加八卦為相錯則是以相錯為相重矣凡此往彼來謂之錯加增其上謂之重以相錯即相重訛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愚按朱子文集云自震四至乾一為數往者順自巽五至坤八為知來者逆一圖之中逆順分行更不可曉而本義乃以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為指圓圖數已生之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為指横圖推未生之卦其實釋經者多不主此說竊謂夫子所云順逆只象八卦相錯說來以乾坤六子論乾錯坤而有震坎艮坤錯乾而有巽離兌自乾錯坤而生三男順也合三男而成其為乾逆也自坤錯乾而生三女順也合三女而成其為坤逆也以人事論之凡事數已往則順而易度將來則逆而難易之占為知來者

設故曰逆數數往句只是引起下句而數字先儒有作上聲者有作去聲者蘇氏易傳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于下也泝其末流至于立卦生爻生蓍倚數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人以為立于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識其變是以泝而上之反從其初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為逆數來康流曰數往者數已成之卦知來者知未定之卦已成者以位之先後為序故順未定者以策之升降為序故逆易之理本順所以用之者貴逆也萬以忠曰有六子便已盡易天地之位天位于上而錯于下交地位于下而錯于上交便已不相順而相逆故以言其逆乾逆坤為震坎艮坤逆乾為巽離兌單就八卦言之已是相錯已都為逆數也張彥陵曰此節只上句摘一數字下句摘一逆字便見一二三四與五六七八相合為用有乾兌離震以為往當有巽坎艮坤以為來若使都以順數便不交不變矣故曰逆

數也一說往謂已畫之八卦來為未重之六十四卦易之為數先有八卦而餘卦以次相錯伏羲亦莫測其所以然故不從曰逆而曰逆數以見天道无端惟數可以推其機易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理因數顯數從理出也又一說自乾一順至坤從天墜到地矣易逆數便要從地仍舊上天又一說易之為書教人卜未來吉凶要在盡人事以回造化若逆挽而進之者故曰逆數以上諸說雖不同各有理解除却先天圖之說不妨並行也

說統云此章說者紛紛都緣八卦相錯一句欲做六十四卦圓圓看故數往一節說來說去畢竟无着落只因不識錯綜二字故以為相交而成六十四卦不知此亦說八卦逆數方得相錯非言六十四卦也八卦不相錯則陰陽不相對待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俱不得一位矣愚又按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本康

節之說也今據所謂先天圖推之乾兌離震前四卦為往巽坎艮坤後四卦為來往者順乾一至震四皆用順數來者逆逆巽五至坤八皆用逆數數往者之順而知來者之逆所以巽五不次于震四而次于乾一若巽五即次震四之後則八卦不相錯矣相錯單就八卦言其說猶可通所以蔡虛齋云以順逆分判八卦八卦之位既定則一卦各管八卦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但不可以相錯者為六十四卦皆逆數也

右第三章

此章言八卦對待之體有相錯之象順逆之數皆出乎自然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注疏作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蔡節齋曰雷風二句言生物之功雨日二句言長物之功艮兌二句言收物之功乾坤二句言藏物之功愚又按此章卦象相對與上章同序次先後則異先雷風者初畫也次坎離中畫也次艮兌上畫也乾坤居三畫之全六子之功皆乾為之君坤以藏之者也胡雲峯曰自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坤物之入機出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愚又按天之生物成物動者出而藏者入五行惟土為善藏當其發也百昌咸遂及其斂也一物无有及過震則藏者復出此化裁之終始也故首雷而終坤焉

右第四章

前章言八卦相資為用

此章言八卦各效其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引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愚按圖之言方位者惟此則有據坤象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彖利西南不利東北此文王所明言震東巽東南離南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此夫子所明言不知乾南坤北先天方位之說從何而來邵子既以先天圖為伏羲之易遂以此為後天方位其實文王所闡發即伏羲之易豈有先後天之分耶蘇氏易傳以帝出乎震一節為古有是語解物出乎震一節是孔子從而釋之理或然也愚又按此章八卦之次與前章又不同先儒謂此乃五行相生四時流行之序也以兩儀言則乾坤為天地以八卦論則乾坤與六子各一其用首言帝者震為長子以其主宰為之

帝震巽為木離為火坤為土兌乾為金坎為水水生木于時為春木生火于時為夏火生土土于時為夏秋之交土生金于時為秋金生水水于時為冬五行周而復始繼以艮土者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循環无窮而四序流行于其中孰主宰之帝是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石經作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蘇氏易傳言字衍文也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

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愚按此八卦方位夫子所明言者朱子于此章卦義自言多未詳其答袁機仲書云文王八卦其皆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又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无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相悅竊采先儒之說一一析之此節把八卦方位次第推出分明四時代更之義雷于天地為長子以其統類萬物為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則萬物皆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則萬物亦出震之動物皆春分之前萬生之初故位居東

方巽位東南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氣色鮮新故曰潔齊離位正南至四五月則萬物長養暢茂如重相見非離明得位之象乎坤也者地也地字只當土字看土居中央土之位夏將秋火欲克金有土則火生土而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矣不言西南者坤土旺于四季不止西南一方也言致役者帝君也坤臣也言致養者坤母也萬物子也兌為西方之卦不言可知秋乃萬寶告成之時物情如何不悅朱子嘗釋乾卦利貞之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時為秋而得其分之和非即悅之義乎乾位西北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自巽而坤而兌皆陰卦至北忽與陽遇陰疑于陽故相薄而戰于乾之方與坤上六龍戰義同坎位正北燕言水者冬乃水歸其壑之候萬物芸芸各歸其根如歲終息老物休田夫有慰勞之義故曰勞卦艮居東北主冬春之交萬物于此成收藏之終即成發生之始故曰成言乎艮北皆

四時流行自然之序八卦實與四時合其序何嘗有所安排乎東南西北各一其方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經文于方位獨遺西于四時獨言秋于五行獨言水舉一卦而他卦可互推也

右第五章

此章推言八卦流行之用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

物也

鄭中曰伏羲八卦以配八物不以配五行若文王卦圖直以配五行不作八物看矣東西南北五行正位四隅爲五行之交此亦据圖而言也愚按八卦无所謂先天後天只有對待流行之理定位章言對待之體雷動出震二章言流行之用此則合對待流行而言神字乃贊乾坤之妙非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也

鄭康成云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張横渠云一故神兩故化蓋乾坤合稱謂之神胡雲峯曰言神則乾坤在其中蓋六子之功皆乾坤之功六子之神皆乾坤之神乾坤雖不言可矣若云去乾坤則首句如何着落雷動風撓火燥澤悅水潤艮終始則分言六子流行之用水火相逮以下又説到六子對待之體以見流行之妙多自對待中來前云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以次陰陽之交合

此云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以次陰陽之變化惟其交合如此然後能變化而成萬物如此孰非乾坤之神妙運于其中而能然哉故守然後守能守極有力孔仲達曰上云水火不相射此云相逮者既不相射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上云雷風相薄此云不相悖若相悖則相傷亦无成物之功也張待軒曰定位章首乾坤而即繼以艮兌次震巽坎離雷動章先震巽坎離繼以艮兌乾坤既與定位章異矣出震章首震終艮等乾坤于六子中間位次參錯不齊又與雷動章異矣神也者章先震巽次離兌次坎艮置乾坤于不言與前三章又迥然不同矣想見聖人胸中造化易理渾淪融洽見到即書无非妙義沾沾然此為先天此為後天又變其說此為連山此為歸藏不亦愈枝而愈遠乎

右第六章

此章言八卦流行之用出于對待之中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吳幼清曰此章以八字斷八卦之德愚又謂夫子欲推廣八卦之象先言八卦之德此作象傳之本領也乾純陽故健坤純陰故順震得乾之初體故為動巽得順之初體故為入坎一陽在二陰之中有推鋒陷陣之象離一陰在二陽之中為上下附麗之象艮陽在上前无所往故止兌陰在下情有所發故說乾健坤順艮止兌說四卦象傳所已言坎象言險而不言陷離象言麗而兼言明震動不言于本卦而見于屯象傳巽入不言于本卦而見于序卦傳自此以下皆以乾坤及六子長中少為次又可見先天圓乾一兌

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為不足憑也

右第七章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埤雅乾陽故馬蹄圓坤陰故牛蹄圻馬陽物也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也起先後足卧先前足龍蟄物也遇陽則奮雞羽物也遇陰則入豕性剛躁陽在内也（漢書五行志以為豕大耳而不聰察）雉羽文明陽在外也内柔而附人外剛而善禦者狗也内剛而喜齧外柔而樂羣者羊也愚又按夫子取象有從文周卦爻者如乾龍

坤馬之類有自引大象例者離電巽木之類又有于說卦別取者若坤牛震龍艮狗之類只從遠取諸物會其大意可也先儒有云周公以乾為龍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馬夫子以為牛象之不必泥如此愚又竊以爻象及中爻互卦求之乾為馬則取諸大畜之良馬逐內卦乾體也巽為雞則取諸中孚之翰音外卦巽體也坎為豕則取諸睽之豕負塗中爻互坎也離為雉則取諸旅之射雉外卦離體也兌為羊則取諸夬之牽羊外卦兌體又取諸大壯之羝羊喪羊中爻互兌也

右第八章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

兌為口

愚按人身皆具此八體而不知其與八卦合夫子就卦至此要人反而求之一身之中无非易也乾為首諸陽所聚尊而居上也坤為腹諸陰所積大而能容也震剛在下為足艮剛在上為手兩陽卦相對也巽陰下開為股兌陰上開為口兩陰卦相對也耳之能聽以其竅空也空屬陽坎外陰而內陽故為耳目之能視以其睛黑也黑屬陰離外陽而內陰故為目手能指揮而使之行亦能執持而使之止一行一止之官也口能納茹而使之入亦能吐露而使之出一出一入之官也細觀取象亦不離卦文中乾為首于乾用九得之坤為腹于明夷六四得之震為足于大壯初爻得之巽為股于咸九三互體得之坎為耳于噬嗑互體得之離為目于歸妹九二得之艮不為背而為手對震足言也于蒙上九得之兌為口于咸上六

得之胡庭芳謂惟腹股口三象與卦合餘則夫子自取蓋未嘗細玩爻辭耳

張待軒曰八卦以身取象獨不言心何也无心則耳目手足竟安用耶學易者可憬然悟矣

右第九章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尚書序云八卦曰八索言八八相索也注疏云索者以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蔡伯靜云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姚承菴曰玩故稱故謂語氣見父母男女原有此名夫子將詳釋之以明其義各有攸當耳愚按此章主畫卦説以明乾坤六子八卦之次序索者陰陽相求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之一陽而成男陽求陰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之一陰而成女陰求陽也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別于所得之先後蓋于八卦既成之後方見得有父母男女之象非初畫時即有此意也本義謂揲蓍以求爻胡雲峯曰此章乃朱子未改正之筆若專言揲蓍求卦則无復有此卦序矣

右第十章

此章言八卦中父母男女之序以下八節次第因之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一作駮經典釋文作駁馬為木果

程伊川曰此所謂類萬物之情也程沙隨曰八卦之象皆物也充其類所謂百物不廢愚按以下八節取象凡一百一十二今于諸家訓詁中采其說又作解者分註本條下圈古圓字呂氏春秋云天道圓地道方胡雙湖曰无所不統為君變生六子為父愚按乾六爻九五位君道也即父道也易見曰玉金取文言讚象之辭玉以象其粹金以象其精乾居亥位西北之卦陰極矣故為寒為冰大赤盛陽之色也陽生于子極于午寒冰在子以陽之始言大赤在午以陽之終言吳草廬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良以其純陽老為

老陽健之最久者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强者駁獸名能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胡雲峯曰乾為木果結于上而圓愚按剝之一陽在上為碩果即此義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經典釋文作遴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一作枘其于地也為黑

徐進齋曰坤之德動闢而廣生故為母為布為均虛而容物故為釜錢融堂曰吝嗇者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者進齋又曰性順而蕃育故為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為大輿愚按坎惟二虛虛亦為輿而不言大胡雲峯曰為文者物生于地雖而可見也楊升菴曰偶畫多故物之生于地上衆也余息齋曰柄也者有形可執或云在下而承物于上故為柄愚按柄一作枘即莊子枘鑿之義乾性圓坤性方不相入者也

孔氏曰地有五色
以黄為中黑為正

震為雷為龍經典釋文作駹為玄黄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釋文作琅竹為萑釋文作雈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或作馰顙其于稼也為反釋文作坂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李資始曰龍君象也乾為君震為儲君皆得稱龍孔疏玄黄雜而成蒼色吳草廬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旉與華同花蒂下連而上分也大塗孔疏謂一陽動于下而二偶開通前无擁滯也龔拈蒼曰長子繼乾父之事有傳正統之義張彥陵曰陽生于下而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蒼者東方之色

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愚按埤雅云蒼筤幼竹也萑似葦而小字書蘆始生曰蘿莊子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以上皆取初生之象雷出地而奮于馬為善鳴之象草廬曰鼎足作足皆言下畫之陽愚按玉篇馬立一足懸起曰鼎馬行兩足騰起曰作草廬曰的顙言上畫之虛愚按毛詩傳白顛曰的顱的者白也草廬曰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句向上陽在下也蕃鮮為春生之草下一根而莖分開于上愚又按震為決躁其究為健陽長必終于乾也巽之究為躁卦反對震也巽終亦變乾也獨于二卦言其究者震巽剛柔交之始也始必究其終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釋文作宣髮為廣釋文作黃顙為

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徐子與曰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坤為母明其為乾之配巽為長女明其為震之配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有此象胡雲峯曰一卦中有相因取象者巽為繩直因而為工姜鳳阿曰白所以受采亦巽入之義錢融堂曰為長者風行也為高者木性也木下入而上升說統曰為進退行多遊迴為不果心无決斷總是陰性多疑吳草廬曰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為臭愚又按月令五臭香居其一春而臭羶明庶風也夏而臭焦景風也秋而臭腥閶闔風也冬而臭朽廣莫風也臭以風而傳又按郊祭之禮商人尚聲未祭之先奏樂所以求陽周人尚臭未祭之先焫蕭所以求陰巽為臭則震為聲可知正以下一陰一陽之分耳草廬又曰以頭言陰

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以額言陽體盛者額廣陰體盛者額狹以眼言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又白多于黑也張彥陵曰陽奇為三乾有美利利天下而巽二乾陽畫是三之倍者又一說南方離日之中為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一陰下為巽主而二陽皆其所有也躁卦俯見震下震巽陰陽之始故皆以究言之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釋文作揉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釋文作極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來矣鮮曰陽畫為水二陰夾之故為溝瀆陽匿陰中為柔所掩故為隱伏楊升菴曰行水用溝停水用瀆愚按爾雅水注谷曰溝水注澮曰瀆坎為通流之水故為溝瀆與澤之止水不同恐无停水之象徐子與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弓與輪皆矯輮所成也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憂為病為痛氣為陽血為陰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愚按赤者血色也亦相因之象子與又曰脊居馬體之中故為美脊又以陽陷陰中故在人為心病在馬為亟心亟者性急難御也上畫柔故為下首下者垂也下畫柔故為薄蹄又為曳足无力也與為多眚有三說柔在下而不任重一也坎中滿而下无力一也坎陰陷而多阻礙一也說統曰坎水利舟楫水行則利涉故為通輿深父曰月為水之精故方諸取水于月坎受乾為體與月借日為光同張元岵曰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

以玄武為盜皆屬坎心在內節在外心在中節在上坎為中陽堅多心也艮為少陽堅多節也兩卦之分如此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釋文作幹卦為鼈為蟹為蠃釋文作蜾一作蠡為蚌釋文作蜯為龜其于木也為科釋文作折上槁乾音干槁釋文作稾一作熇

張彥陵曰火外明而內暗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蔡伯靜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陰薄陽則有光故為電再索得女故為中女陽在外而堅故為甲冑陽在上而銳故為戈兵中虛故于人為大腹愚按坎離者乾坤之中氣坎中畫乾也故乾為首坎為下首離中畫坤也故坤為腹離為

大腹說統曰水流濕故坎為血卦火就燥故離為乾卦胡雲峯曰離為乾卦以見坎之為濕坎為血卦以見離之為氣爾雅龜鼈外剛内柔愚按凡介蟲之屬皆外剛内柔故為鼈蟹蠃蚌龜龔深父曰科上槁中虚而外乾也愚按孔疏云科空也凡科生者莖多中空如禾黍之類上槁者離火炎上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釋文作蓏為閽寺釋文作閽為指為狗為鼠為黔釋文作黚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釋文一本為多節无堅字

吳草廬曰徑路之小者艮與震反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小石小而剛在坤土之上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逆亘中下二畫為峙而虚似闕也愚又按門以固其出入時止則止也闕以通其出入時

行則行也張彥陵曰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二柔故為果又為蓏小而實者也閽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布道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閽寺皆取止義艮為手其用在指郭子和曰坎之隱伏在君子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愚按狗之禦人以牙剛在前者晉卦中爻互艮九四言鼫鼠鼠之用亦在齒牙吳草廬曰黔字與鈐通以鐵持束物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如鐵能食生物者也愚按黔東北之色青黑雜也艮位東北其色黔口之銳者為喙喙亦剛在前者剝六五艮體取魚象即黔喙之屬震陽動于下故為足坎剛動于中故為心艮剛動于上故為喙堅多節者剛不中也郭子和曰剛在中為心不中則為節張元岵曰三陽惟艮不言馬者艮止故无馬象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釋文作羔

說統曰坎上下皆虛為陽水兌上虛下實為陰水故以壅于地者為澤三索得女故為少女胡雲峯曰一卦之中有相因取象者坎為隱因而為盜艮為門闕因而為閽寺兌為口舌因而為巫愚按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皆以歌舞降神口舌之官也雲峯又曰巽為長為高反而兌則為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愚按兌西方之卦秋氣肅殺兌主之草木黃落毀折之象也徐子與曰柔附于剛剛乃決柔故為附決陽在下為剛陰在下為鹵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是以為鹵愚按鹵鹹土也說文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東方之斥在濕地而系西方之鹵在燥地

而剛兄位在西故為剛鹵張元岵曰為少女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為妾女子之既嫁以嫡娣言錢田間曰八卦皆取象于木獨兑无木庚者木之仇也剛鹵之地口食不生皆殺氣也

本義于乾為天以下八節一无發明但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引荀九家添註愚按劉歆七畧有九師道訓二十篇馬端臨文獻通考引陳氏說以為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三人荀爽嘗為之集解今考淮南子九師有道訓二篇釋文序錄列九家姓名為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併爽而九不知何人所集稱荀者以為主故也則荀九家非淮南之九師可知馬氏誤矣又按文中子有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不知朱子何所取義而引之宋儒何北山謂本義于大傳太畧別采諸儒之說以補之名大傳發揮自為之序文載金華正學編中

黄氏曰抄曰晦菴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恐此其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各有不一之象占得其象者即知其為某卦故于每卦總言之明雲峯曰廣八卦之象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不必強解愚按所謂不可解者如乾馬坤牛震龍艮狗見筆前已說過此則連舉何以不及巽雞坎豕離雉乾言為圜為君為父坤何以不言為方為臣為母震稱長子坎艮何以不言中男少男前言離為目此何以于巽云為眼蓋夫子推廣八卦之象語大語小觸類引伸或舉隅掛一或層見疊出初无義例可尋姑就夫子所取之象與文周卦爻互異者畧舉數端如坤卦彖言馬爻辭言冰今皆取為乾象蒙言金夫困言金車鼎言金鉉玉鉉卦中初无乾體此皆于乾言之乾于爻為龍此則入震象賁四上兩爻言白卦中无巽體也此則于巽言之坎初用事稱雲稱雨稱泉此則以坎為月配離為日日反為陰月反為陽乎頤

言靈龜損益言十朋之龜未嘗有離體爻有兑月兑雨而兑象不言巽之用巫鼎之得妾皆言于長女之爻此則于少女言之凡若此類不可悉舉又自坤而降或曰其于人其于地其于馬其于輿其于稼其于木惟乾獨不言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為天為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其于木其于人之類乾之為道為物无不周徧偶舉一物不足以盡之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

序卦傳

韓康伯云序卦非易之蘊也託象以明義不取深蘊之義程沙隨名迥字可久直以序卦非聖人之書朱

子與孫季和書亦云序卦若便以為孔子之筆恐无是理其說蓋本于沙隨愚竊按六十四卦反者八卦對者二十八卦先後之序本定夫子恐後人紊亂其序特從取用于人事者起義先後貫穿之上下二篇以八卦為終始中間言然後而後者十九言不可者十七言不已者三言必者二十四大約不出相反相因二義只是發明文王六十四卦所以相次之故耳文中子曰大哉序卦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張横渠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來矣鮮曰序卦非為理設乃為象設謂為聖人之至精可也

胡雲峯曰上經三十卦一百八十爻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下經三十四卦二百四爻陽爻一百六陰爻九十八陰陽多寡參差甚矣今以反卦計之則上經以十八卦成三十卦下經亦以十八卦

成三十四卦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共用三十六卦成六十四卦不齊之中條理精密又如此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周易舉正云物字當作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上下繫傳以及說卦言易之為書多出于乾坤既反覆詳盡矣至此以有天地三字將乾坤二卦撮過從屯卦說起剛柔始交而萬物生盈者充滿也受者繼也後卦與前卦有承受之義也屯者草木始生之象況

氏曰物之初生必有蒙之者或胎或卵或苞或甲為其稚而謹護之天地之仁也人生而蒙亦天地之仁也早慧非福暴長非壽不養不可也故漸為之飼食以長其體漸為之教訓以長其智不可一日而成必以需焉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水在天上為雨所以潤萬物乃物所必需者人之于飲食亦猶是也但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急不能待則失其道矣豈知飲食之中同有需之道乎道者養正之謂也訟未必盡因飲食然乾餱以愆亦其一端大者爭國次者爭名爭利由聖人觀之皆簞食豆羹之類而已矣訟必挾衆以爭勝後世朋黨之禍始于此

兵端亦始于此故受之以師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三爭不可无師國不可无侯天下不可无王人衆而有主則爭可息故受之以比比者親暱之意人各有所依止非大通之道僅可小畜而已故受之以小畜畜而止之則上下各循其分故有禮項平甫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乎禮者

履而泰本義云鄭本无而泰二字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

人

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故曰履而泰然後安張南軒曰治亂相循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天下无久泰之理亦无終否之理愚竊謂據氣運則不可以終通論人事則不可以終否胡庭芳曰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出門同人不謀而合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同人于野能通天下之志故天下歸心近悅遠來大有者皆為吾所有所有既大易至滿盈故戒在盈老子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所謂有大而能謙也虛懷接物全是一團和氣如何不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

蠱

隨生于豫和樂之應也蠱生于隨宴溺之漸也肯做事者在喜字做壞事亦在此喜字史記齊救趙擊魏魏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不勝則萬世无魏矣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彼勸太子攻戰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此所謂以喜隨人而好有事者也啜汁之衆如羣蠱蝕心蠱之所由致也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蠱字乃蟲食器之象非事也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有事而後可大也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蘇子瞻曰大不足以盡臨之義項平甫曰凡以上臨下以大臨小皆大者之事故以大釋之張南軒曰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海可觀大觀在上下觀而化上下相合也朱漢上曰上无可觀斷下引而去矣愚按記曰无辭不相接无禮不相見凡朋友之合必先執贄男女之合必先受幣无贄无幣苟合而已蘇子瞻曰直情徑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瀆則易離賁則難合合則敬敬則久矣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飾者文飾也專事文飾之謂致竭力于虛文全无實意所云彼此相亨者亦索然无餘味故曰亨則盡矣剝者剝落殆盡也聖人常欲留有餘以還造化故曰物不可以終盡花落則果生果爛則仁生數已盡而氣存時已極而物反窮于上者反于下陰陽之恒性天地之常道復所以次剝也徐魯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此三段皆學問之事張待軒曰比而畜其畜也小无妄而畜其畜也大復則不妄何等直捷无妄然後可畜何等鄭重畜與養有辨乾文言曰學以聚之寬以居之畜是學聚工夫養是寬居工夫故曰物畜然後可養愚又謂養者優游涵泳之意是畜德以後工夫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閻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所以成物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于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而過故受之以大過愚按頤養之義與需不同需當生物之初如兒之待乳于母頤當畜聚之後

萬物交致其養蔡虛齋曰物不可以終通終否終盡
終過以理之自然言也有大者不可以爲不養則不
可動以理之當然言也來矣鮮曰大過者以大過人
之才為大過人之事非有養者不能然過而不已則
陷溺于過矣故受之以坎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陷
之義也陷于險則必有所附麗庶可資其才力而出
險故受之以離離一陰麗于二陽之間附麗之義也
李彭山曰處險久則困心衡慮而能生明故離次坎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先儒謂上經首乾坤天道地道之始下經首咸恒人道之始愚又按上經首天地而不言乾坤下經首夫婦而不言卦名夫婦一小天地也先言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先儒又謂咸恒以配乾坤二卦愚謂咸一卦足以配乾坤矣此節連延説下明下經所以首咸之義重在有夫婦三字下文夫婦之道即咸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夫婦人之終始也故恒久之義歸焉但以情合者或色衰而愛弛道則不可不久所以制其情使不變也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如何不可久居其所鄭孩如曰夫婦之終為父母父母既老乾退而北坤退西南矣此不久居其所之義愚又謂此句不專指夫婦乃是泛論物理所謂盛名之下勿久居也故受之以遯遯者時可以退也有退必有進故不可以終遯壯者尚往也鄭孩如曰父母退遯長子壯而用事大壯者震承乾之卦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崔憬曰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蕃廷善曰大壯在遯後晉前介乎進退之間退而方止此而未進者也故雜卦曰大壯則止識止之義則識進之機或問壯與晉何別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

必更須進一步也愚又按晉與漸同為進義此恃壯以進故必有傷彼漸次以進故得所歸

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保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愚又謂疾痛則呼父母亦反于家之一義家道窮非家貧之謂也由治家无法來身不行道則家法蕩然雖有教亦窮于无所施婦人為政父子兄弟必致乖離周子所云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是已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難自內作豈但乖睽而已乎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

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君子有終身之憂无一朝之患蹇難外來不可急求出險居易俟命終有解散之時緩乃解難之良法但用于未解之先是謂和緩之緩可釋煩擾之害用于既解之後是謂待緩之緩久開叢脞之端矣故必有所失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損益為盛衰之始損不已必益益不已必決淺而言之與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之義畧同以國事言漢文帝日用減省而國家富庶此損之必益也唐德宗瓊林大盈日充日積而有奉天之難此益之必夬

也損欲其不已益懼其不已其幾在我不可以不決郭鵬海曰夬者以君子決小人也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必至而相遇韓康伯所云以正決邪必有善遇是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張彥陵曰決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決則必遇物相遇合然後聚而成羣愚又謂相遇而非順以悅則遇猶不遇旋即散矣遇之所以能聚者由坤順而兌悅也故受之以萃說文萃草貌草木在土中无不上升

者故受之以升以人事言凡升者必自下而上不能不用其力升而不已則力竭矣故受之以困困者窮也一陽窮上而反下則為復一陰決于上而反下則為姤受之以井者亦取下為義至下者莫如井也管子曰鑽燧改火抒井易水漢書儀禮志引古禮曰立秋浚井改水淮南子曰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蓋井以日新為功久則穢濁所謂井道不可不革也革物之器變生為熟去故取新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以世道言則為變法鼎取更新之義亦取調和之義明變法者不宜過于矯激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鼎重器也宗廟用之主器莫若長子繼世主祭者也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動則宜止之以靜故受之

以艮別傳曰聖學以知止為歸宿此段明動止相因之理正示人以善動之方于方動之時即當知止之義止不在既動以後也張待軒曰止之二字有摧撞折牙永息機用如收奔馬如息烈焰萬鈞之力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別傳曰艮後繼之以漸者處動欲其善止處止又不欲其遽動此止至善之學愚按艮之義原取時止時行其初能止者其進必以漸學問之道最忌躐等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受之以歸妹者夫子特借卦名歸字以論其序非明卦旨也進必有傷以壯而進也進必有歸以漸而進也朱漢上曰大有次同

人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言處大之道豈次歸妹曰得其所歸者必大言致大之由諸子相曰窮大而失

居親寡旅也如唐明皇宋徽宗一入蜀一入燕亦旅人之象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兑

不善處旅者與人相拒而不相入相拒則无所容相入則兩相悦悦心之境非深入其中者不知

兑者説也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以人情言憂則鬱結悦則發舒散者舒其鬱結之氣也故曰悦而後散之以人事言渙則離離則不可无

以防閑聯絡之
故受之以節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

說文節竹約也節之取義不一此以符節言古者用以守國半在內半在外有事則合之荀子云合符節所以示信也中孚卦體似之節而信之者言无節則无信也有其信者以此自負而有之也自恃其信其

行必果而過于中其能免于小過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

未濟終焉

過物猶云有過人之才也只就卦名過字取義窮字即卦象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之義不可窮一句括盡全易之旨終者六十四卦之序至未濟而畢也鄭申甫曰物不可以終窮句括盡全經之旨項平甫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所由出也聖人猶以為有窮又終之以未濟此即咸感之後繼以恒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能久而无弊必以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既濟未濟之道矣呂氏要指云上經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下經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三才之間坎離最為切用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

愚按序卦者次序言之也雜卦者錯綜言之也夫子既詮釋其序又恐後世拘守序卦而失反對變通之意故序乾坤二卦之外不論先後次第但取兩兩反對相反之象加以韻語或仍取象傳之義或另發一義至末并將反對卦亦拆開說以見易道之變通如此張南軒曰雜卦言卦畫反對各以其類于雜之中有不雜者存焉易臆曰雜卦有二義曰相對相反有二例曰相錯相綜錯者二卦並而相錯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是已綜者一卦倒而相綜比師等五十六卦是也五十二卦其實二十八卦上經錯卦六綜卦十二下經錯卦二綜卦十二其實皆十八卦也來矣鮮主此說然本于韓康伯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六十二卦皆剛柔相錯惟乾坤純剛純柔故以二字歸之以氣言為陰陽以徳言為健順以畫言為奇偶總不外剛柔之體也閻彥升曰比順動故樂師行險故憂吳草廬曰比九五居上為顯比之主師九二居下為行險之主憂樂之分以此皆指坎中陽爻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愚按兩或字與非専屬臨求非専屬觀當從後說居上臨下有與之之義然與所以應其求自下觀上有求之之義然求所以視其與其義如此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舉正雜作辨

孔疏屯以初言蒙以二言愚竊謂蒙之坎上而為屯九五陽剛得位故見而不失其居屯之坎下而為蒙

九二雜于二陰之間為發蒙之主故雜而著以坎之上下言

震起也艮止也

震一陽起于初艮一陽止于上天道之起止皆主陽爻言此主化機說

損益盛衰之始也

上經自乾坤至泰否十二卦下經自咸恒至損益十二卦雜卦傳除乾坤外自比師至損益十卦自咸恒至否泰十卦愚按損益者否泰之變盛衰轉關在陰陽反覆之介時有消息否泰盡之事有因革損益盡之故他卦皆分聚此四卦皆合言以見盛衰无常反復甚速盛者衰之始衰者盛之始互丈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其不當止適然之時得所不當得偶然之災沈德培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懼當思所以善其動余息齋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意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蔡節齋曰澤聚而下木升而上不來謂升而不下也易例以上為往下為來

謙輕而豫怠也

謙之心虛近乎自輕豫之志逸失諸自怠輕作自卑之義敬心也豫作逸樂之義肆心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取其合去中間而可合賁取其文相間而後成文一說頤中有物食其所有白賁无色文其所无

兊見而巽伏也

楊誠齋曰兊一也居于上為見處于下為伏項平巷曰屯見而蒙雜皆指陽爻兊見而巽伏皆指陰爻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時而行不主于故常遇蠱則飭不忘所有事項平菴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壞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

剝爛也復反也

徐子與曰剝爛則陽窮于上復反則陽生于下猶果爛而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一說爛如果之潰壞于枝杪復如芽之反生于地上

說統曰此以陽道消長言

晉晝也明夷誅一作昧也

孫奕示兒編云誅當作昧郭白雲曰晉與明夷朝莫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愚按誅與昧字體相近其說似可從若以傷訓誅與晝字似无反對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韓康伯曰井物所通用而不吝困安于所遇而不濫葉爾瞻曰澤及于物不求通而通德揜于邪非所遇而遇項平菴曰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巽上一陽塞坎之上源而升之次乃出巽上所以通兑下一陽塞水之下流而坎適在兑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

愚按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傳雖以雜名而上下

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程敬承曰虚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愚又按理之速者莫如感應情之久者莫如夫婦咸非訓速咸必速也恒非訓久恒必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吳草廬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為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兑澤之上為澤所節止解九二坎險在内震則出險而動于外内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于内外險方艱難也

睽外也家人内也

關子明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明乎內者家自齊吳幼清曰睽六五在外為主家人六二在內為主錢田閒曰內外以離言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則神凝張待軒曰外疏之也故二女二心內戚之也故一家一心愚又謂二女志各有行故曰外二女正位乎內故曰內序卦先家人而後睽雜卦先睽而後家人者外以乾坤並列為主內以乾坤交合為主故家人之後即受之以否泰

否泰反其類也

邵堯夫曰泰則君子養小人否則小人傷君子故云反其類愚竊謂以內外卦言泰則內陽而外陰否則內陰而外陽固相反矣以卦變言隨卦否初上兩爻之變也蠱卦泰初上兩爻之變也亦相反之義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蘇子瞻曰大壯則小人自止遯則君子當退吳幼清曰大壯四陽盛長恐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遯二陰浸長恐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像象曰君子以一剛要壯終遂成大有之衆皆壯止之力以一剛原遯始无失同人之親皆遯退之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張彥陵曰所有大者勢統于尊而曰衆與人同者情通于一而曰親一說人歸于我无衆不容我同于人必擇所親愚又按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為主在上則人歸于我在下則我同于人項平菴曰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吳草廬曰小過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中孚陽實能感陰虛能應

也一說過而小方是
過乎用中方是信

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

錢田間曰故即故舊也故與親對多與寡對豐時則
為故舊多旅時則為親戚寡此世情也文特參錯項
平菴曰火陰物也離中畫陰附于陽故炎上水陽物
也坎中畫陽藏于陰故就下如人之心上而腎下腎
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心
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小畜以一陰畜下三陽欲止而不能止陽得尚往陰
寡也履以一陰躡上三陽三不宜進而躐進至于被
咥陰不處也皆主陰爻言需之乾止坎之下安分待
時故不進訟之乾違坎而上越理求勝故不親皆主

乾言李隆山曰乾上離下為同人離為火火性炎上而趨乾故曰親乾上坎下為訟坎為水水性就下與乾違行故不親

大過顛也姤石經于此獨作遘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本義云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未詳何義蘇氏易傳改大過與頤對既濟與未濟對歸妹與漸對夬與姤對蔡節齋依之胡雙湖亦有頤與大過對之說胡雲峯則云此指中爻互體而言先天圖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于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

卦于左取順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于雜卦中取互卦又其最雜者也以上諸說今皆不取取其就傳作解者田間易學曰不用反對此所以為雜也細掀之皆扶陽抑陰之義首揭乾坤以明剛柔並用至大過以剛過乎柔而顛聖人恐人遂以剛之不可過柔而未知柔之難制也則舉始之一柔而忽之矣于是合順而言姤明柔之遇剛雖五剛不能制一柔也夫世豈有剛而廢柔男而廢女者故繼之以漸如漸之女歸待男行貞女也可娶也若姤以柔遇剛則邪女也不可娶也漸後繼之以順言飲食男女之事无不以正為其道也順以養正如是而剛柔可交矣故繼之以既濟六爻陽居陽位陰居陰位止而不動故曰定女不歸男則无家故歸妹女之終也男不交女則无後故未濟男之窮也男女剛柔豈可偏廢乎所惡于柔者過剛之柔將至于滅剛也不得不以夬治之夬之剛決柔決此過剛之柔也有夬之決而後乾

剛坤柔可並行于天地間矣胡雲峯曰雜卦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為剛小人之為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聖人之旨微矣愚按夬以五陽決一陰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者蓋必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消若以五陽決一陰惟能使小人憂而已如元祐之世衆君子盈朝一變而為紹述小人有憂君子可不深慮哉

王介甫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揉雜衆卦以暢无窮之用黄氏日抄云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濟以見易之无窮

陸務觀跋朱氏易傳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為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為說

亦已大異讀者當知之

天台董氏楷曰朱子于詩傳自以為无復餘憾而意甚不滿于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先儒說道理者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餘憾云按董所纂有程朱氏傳義附錄

周易玩辭集解卷十